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二

序

送貳守杜君廷宣任鶴慶序

成化癸卯余同年貢於鄉者七十人今皆先後列職中外而得貳郡者則自杜君廷宣始 國朝用人凡入大學者皆以次注選銓曹其欲用之也銓曹簡列數百人考其藝而第其甲乙其在首列者初悉選爲臺省部署之官次爲郡邑長貳其後雖罷臺省部署之選而郡貳州長猶至三十人不止至於今在首列者則僅得爲郡貳州長而止於五六人或一二人而



無所謂臺省部署者矣蓋今之貳郡州長悉以邑令
之賢者遷之不輕授故往往由大學選一舉而至郡
貳州長者以爲至難而皆歆艷之然則廷宣之爲貳
守也蓋爲同年之光者不可賀乎廷宣之守在鶴慶
今將赴任而諸縉紳大夫欲余有言以贈之夫鶴慶
在唐爲越析詔之地今爲滇南大郡其民朴而好訟
廷宣明達忠信醇厚端恪今之往也其治狀必有異
乎人者而迂鄙之見則嘗聞之君子之爲政也不患
乎事之難爲而惟患乎心之不治心者所以揆事宰
物者也夫麟趾裏蹄冰紈綺繡珠璣玳瑁之物易以

惑於心而簿書期會劬勞鞅掌心易厭之至於閭閻
疾苦以及庶務全集非迫於勢與怵於禍未有不忽
之者三者有一於心則於政之行必是非錯繆民受
其殃此古之人所以拳拳於清慎勤之箴也廷宣往
矣其毋忘所以治其心哉心有所治則臨財不爲苟
得臨事不爲苟處而民之憂愁疾痛舉切於吾身而
事無不理矣若謂居於上而可以忽乎下志已滿而
遑恤其他固非廷宣之心也而亦豈諸同年之所望
哉余於廷宣誼猶兄弟也故申諸縉紳之情不敢導
諛以虛致贈之意

送太守李君邦輔之柳州序

世之仕者得其地則喜否則以言而不以賀不獨其人爲然也柳州距京師幾萬里雖民醇俗阜視他州爲樂土然自古爲荒服仕者咸不樂居惟在廣西爲要劇之地故守者必欲得其人而又有不易得者邇知府缺宰臣因舉李君邦輔起家進士歷官郎中疏通博大處天下事無難易如燭照數計井井有條與人交不設城府以是重於公卿間謂不得貳省寺亦必佐方伯當一面否則非所宜故柳州之舉人雖宜其才而固有不樂其地者而邦輔之言乃曰仕所以

行道非以爲利也道果可行歟雖僻可也不有九夷之居乎道果不可行歟近不可也不有竊祿之耻乎况今聖明在上仁漸義摩薄海內無一地而非仕國亦無一人而非齊民然則何適而不可耶余聞而壯之夫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已以其爲人也則未仕固未嘗不出疆載質以求之急也既仕則於魯可也於楚可也於秦亦可也而何擇其地以其爲已也則利征欲趨重內輕外如長沙之憂淮陽之薄在名賢猶然况其下者乎今邦輔乃無幾微見顏色而安於人所不能安之地其所養不受變於俗矣豈

果於爲人而不屑於爲己者乎世嘗以古今人不相
及若邦輔者其有異乎否也余於是而又有所感焉
柳州自唐多名賢其猶著者則柳宗元之文劉諫議
之忠至今焯焯不泯邦輔往矣其尚友之心寧無勃
然於中乎然則克其爲人之心加以尚友之政豈第
之惠可以預爲柳人慶矣邦輔行凡在鄉里之仕者
皆餞於都門外而諉余以言如此

送郎中王君克勤歸省祭序

余同年友王君克勤初舉進士而歸也得事其尊甫
先生尋先生捐館又得親視殯殮蓋可以無憾矣繼

起復居京師踰十年歷官至郎中繼母陳在堂乃思
展墓兼省母於家即日具疏以請上賜假留家兩
月給寶鏹千貫爲道里費恩甚渥也戒行縉紳之
能言者各賦歌致贈而屬其序之余聞君有欲歸之
意竊謂克勤忠信明達士也其心類闕畧而處事如
武侯行軍雖井厠不亂其外若和易而其中介然有
守雖賁育不能奪故自筮仕大司徒若襄城李公淮
南葉公今太原周公及少司徒若清漳劉公華容東
山公皆負時望慎許可於君獨器重焉其見知於公
卿大夫如此故事臨清保定歲屬主事一人司出納

君往焉民不告弊法罔或隳邇奉 璽書總理糧儲
於薊州則事之掣肘有倍蓰於前者而君不激不隨
才識尤稱通博至瓜期人咸願借寇詣巡撫者爲之
請沮於例而止其政之得於人心又如此今 天子
方攬群策以收時望布諸內外庶寮之上以敷澤於
民如克勤者其在藥籠中久矣乃欲僕僕圖去不少
道不坐失時之議耶余於克勤每懷彈冠之慶而是
行則不能不爲之歉然也雖然君子之所以重於世
而異於夫人者豈以其微爵顯秩烜赫寵異而已乎
古之人固有紆朱拖紫榮艷一時無可稱述遂漸盡

無聞者至於匹夫之行篤倫正誼乃若重於九鼎萬
鈞而不可磨滅焉故仕之不朽者在立德立言立功
而爵位不與也且今之汲汲於名朝扣暮遊而不厭
如所謂榮宦忘親絕裾而仕者不少况敬恭於荒煙
墊草之間乎况視繼母如母乎則君之行余又不能
不爲之喜幸而不徒以得遂其私爲快也惟君之歸
滿假之日私心旣降尚懷先憂之心而不專私於松
楸篤後樂之志而不專戀於桑梓趣駕而來服膺新
命以畢其素所蓄負則德澤潤生民聲光彌宇宙而
所以揚休邁烈及於存沒者又不但如此君盍亦思

之哉

送浙江僉憲陳君汝德之任序

國家張官置吏周防既密而於司刑尤重焉者故內而府部各專於一而法司則三外而藩省既置臬司職提刑矣而司復設數道至其用人則亦如之故百司之長貳有缺第視資歷高下銓補惟涉司刑者則非素習其事者不與豈以刑者人之司命固容有不輕視於其間者乎重之而慎其選亦法所當然也此浙江按察司僉事缺銓曹䟽陳君汝德之名請于上制可縉紳莫不榮之蓋汝德以進士起家爲刑部

主事幾五年擢員外郎又一年而晉今職非幸會也而其爲人則明爽周慎才識英悟在刑部嚴於聽斷力斥文致之非凡獄經覆按者咸協中亦無留獄故刑曹負時名如君者不多屈指往歲詔廷臣各薦所屬大司寇白公舉君宜守郡蓋即其資歷言用人者則酌其望而不欲狹其施乃授以方面之任人益謂宜汝德濱行鄉之大夫士旣各申餞於郊復屬余叙行李嘗觀易六十四卦凡人事政治罔不該而以刑獄著於大象者有四曰噬嗑豐賁旅是也蓋治獄之道貴於明而噬嗑旅內卦豐賁外卦爲離離者內

文明而外中正以之治獄固爲要耳汝德深於易者
初取進士有司刻其文爲程式其治刑固宜垂譽如
此可謂能致用者矣則茲提刑一道殆輕車熟路尚
何待於他事耶抑余所欲告者則今之按察固以提
刑爲重也然不有大於此者乎古人有言監司者守
令之綱也按察爲古監司則治刑特其一事耳守令
繫民生之休戚而監司繫守令之賢否則徒以治刑
爲意者豈所望於汝德哉然則汝德往矣恩無所不
洽威無所不擊明無所不照使君子有所恃而不恐
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若所謂輜車未動而天下翹待

者則紀綱振於一方風聲樹於天下是獨非君之能
事乎春不佞敢以是贈驪駒之談非所以爲告也

送鍾君元溥歸覲序

兵科左給事中東莞鍾君元溥起家弘治癸丑進士
初以才行選給事刑科越三年績最荷推恩封其親
松雪先生如其官母陳爲孺人已而轉吏科右尋轉
今官蓋自其去家而入仕凡八浹寒暑矣色養之懷
無少置嘗䟽求省親乃被命按事遼陽弗果至是
復懇陳情欵於上許之聖天子以孝理天下不
欲重違人子之私固如是哉君旣得請喜色津津見

頰面蓋松雪公春秋總七十孺人於公少二歲咸壽
祉方隆而君得定省於夕曠之餘故尤可喜濱行侍
御張君廣漢借同鄉縉紳重之屬余以言叙行李昔
楊子雲有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余竊以爲
世之人子孰有昧罔極之恩而自以爲足也獨舜乎
哉及觀絕裾如溫太真忘親如祝文思乃知功名勢
利足以移人雄之言所以節量夫古今人情者至矣
則如元溥之舉余固歆艷弗暇思欲侈而張之况重
以廣漢之言耶惟父母所以享其子之養者雖不出
於寢興服食之間而非所以爲榮也子之所以事親

者亦不出於寢興服食之間而非所以爲孝也故魯
子論孝至於莅官敬而以尊親爲大孝然則元溥茲
歸也登堂稱壽以承歡二親蓋舉世所僅有者然不
有爲之榮而尊之者寓於其間乎是皆吾君上之
賜耳則式遄其歸以圖報稱者又豈可後於親耶於
乎溺於仕而不思所以養者非也溺於養而不思所
以榮者亦非也元溥當審所圖矣元溥居諫垣因事
建議不激不隨時論歸之而其器識疑重非小受者
觀此行其於功名勢利可知古人有言曰求忠臣必
於孝子之門信斯言也吾將見其策勲振耀於

天朝雖欲久於家惡可得乎

送丁希說尹臨潼序

是歲春正月天下諸司述職于朝 聖天子既嚴
勅所司簡黜其不肖而進厥良矣越三月遂以需次
選部之賢任補親民之缺而吾友丁君希說得令陝
之臨潼蓋慎選也希說濱行諸鄉大夫以贈言授簡
於余維時麩麥既秀膏雨未沛民心之望實者不懈
於晝夜適連二日大雨如注麥禾蔽畝穎者秀秀者
實內外遂欣然有喜色余因希說之行竊有所感矣
夫去歲北虜寇掠延綏侵及平涼臨鞏一帶居民

騷然故關隴之民困於轉輸竭於供億殆所謂室如
懸磬者也而臨潼當東西之衝星軺使節日至而民
尤困焉則於斯時所望於上以甦息者不猶百穀之
仰膏雨乎有則秀無則槁其及於民不猶時雨乎然
則希說茲行其攸係不輕而重而 聖天子泊宰臣
之所推擇固有所繫於其間矣夫古之人有下車而
雨者謂之隨車雨有決獄而雨者謂之御史雨有拜
相而雨者謂之德雨其名位雖不同而所以慰乎人
心之望則一也希說其尚慎所以慰人之望哉今之
人心固不異於古也苟得其心安知不有以昔人所

稱者爲稱乎抑余聞之洪範謂肅時雨若而管子亦曰五政順時春雨乃來雨之係於政又如此然則希說之往苟能慎其政以慰人心之望則豈特人人頌而悅之而天固將應之雖欲辭顯不可得矣

送太守馬君汝礪還任序

吾友廬江守馬君汝礪述職京師既竣事還相知縉紳各贈以詩其第主考功政汝載萃爲一卷屬余序之初汝礪以秋官副郎坐公署災左遷倅是郡余嘗叙公卿而下贈行之什大意謂君子之窮通得喪皆莫知其所以致者顧惟順受之而益思所以處之耳

安知禍非福之基而咄非信之兆也君不以其言近俚應曰唯旣別去則聞其操存益慎志行益篤而政績聿張蔚然於官評物論間按治者之薦章先後驛至而其名遂鏗鉤於 朝著得擢貳守未幾即正守位計其資歷雖履夷違險者其叙遷亦不過如此信乎余之所以告於君者非苟爲諛悅也然豈余之言能偶中哉君之所以自信於中及所以信於人者固有素爾昔韓忠獻推官開封理事不倦識者謂其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以爲真宰相噐觀於君其名位顧可量耶則是詩之序余亦安得而峻辭也獨嘗念

東川集卷之二
人才之生其係於天下國家固非偶然而出於一家則尤不易即以吾蜀論在宋時如三陳之出閬中三蘇之出眉陽其最著者至於廣漢之張魏公丹稜之李文簡井研之李舜臣皆以父子兄弟顯名迨我國朝何其寥寥也今君之父紫厓公方以文學德行位翰學而弟汝載以進士考功銓曹殆所謂文與行不失其世守者而君之敷歷中外烜赫於時又動有可述蓋名位德業方興未艾則所以匹休前哲以光於國家者不有攸屬耶遂欣然書之汝礪與余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凡所謂兄弟天倫之樂朋徒契

闊之懷一不敢言而獨告以所望於君之大者如此
贈余君良爵權南京刑部員外郎序

世嘗論進士者果以爲榮乎則固有溺於名而淪節偷行盡棄其平生如弁髦者未足爲榮也果不以爲榮乎則徹官顯爵胥此焉出而厚蓄博施非是莫遂亦未爲不榮也惟科目者士進身之途耳而其樹勲垂聲當有攸歸固非蕞爾之得失所能軒輊也且進士之科昉於隋耳自隋而上未有也唐宋以來既崇赫矣而其名賢豈皆出其間哉吾友古涪余君良爵謹恪士也以明經領成化甲午鄉書會試禮闈不第

而其嚮徃之志不少衰今奉常遂庵應寧楊先生時
居中翰樞衣者盈庭良爵執經其間業益大進丙午
春余卒業大學時徃訪焉資嚴澤則見君方假寓蕭
寺終日坐禪榻探究義理之精奧若不屑與凡士伍
者余因以感發居多未幾君不偶而余乃濫獲一第
恒竊謂豈有懷竒貨如君而不售哉若有命焉則吾
不得而知也已而竟不偶遂如例就選銓曹得司南
京刑曹諸司職務人謂君雖不得於此而其所負終
當自見即是失得固不能繫君榮辱也繼在刑部則
操心治行一不敢背其素所得於心者以是名振諸

公卿間每考績率以學行之優職業之慎槩之今年
春因晉秩南京刑部副郎然則視世之屬厭於一舉
而不克有所樹立者其榮何如而所謂進士之得失
果足爲軒輊耶君濱行凡吾鄉縉紳之在京者重君
遷秩屬余言贈之於乎綆短者不可以汲深褚小者
不可以懷大而明堂大厦之材必於深林鉅麓求焉
觀君所養豈但如是而已哉由是而職益脩名益顯
則峻用顯擢當與時偕升凡舉進士者固將籍以興
起而不得焉者益有所歆艷以自樹立則君之素所
蓄負者不亦大烜暴於時哉良爵行庸以是贈固非

但區區交誼之私也

送瀘州太守何君考績還任序

順德何君德言守瀘陽余往年歸覲諸藩臬明公洎觀風之使有過渝者問其屬吏之賢皆以君爲首稱瀘之士民過者問焉而亦曰公吾民父母也余竊識之曰是何其得乎上獲於下者如此今年考績銓曹奏其績最於上俾復任而太僕徐君九霄都諫張君惟賢進士鄧君志龍瀘產也屬余以言贈之余乃詰之曰德言之名余稔之久矣亦可得而聞其槩乎曰其詳雖更僕猶未能盡而其大者則廉介沉毅出

於其性其所施爲仁恕明決懇懇以愛民厚俗爲務故自視篆以來第見其廢舉弊刻民日安於田里而已其他如籲天而火止逐虎而害除則其心之至誠惇恪若足以格神動物者人咸異之而非其政之大者也余聞而益異之曰有是哉古之人固有以一善一行卓絕特立著名於世者而其他或未能盡然若房杜可謂一世偉人矣論其賢乃曰史無可稱之功豈非不可得而盡數者固益見其賢耶然則即三君之言以驗余昔之所聞則德言者信乎豈第君子民之父母也余嘗念吾蜀在昔號稱天府宜其民腆裕

饒足甲於他所然自今視之則鄉村井甸之間杼軸之聲雖不停而身無完衣禾黍之植雖蔽野而瓶無儲粟而諸長吏方務聲華畧敦朴以興事造工爲賢以幹辦趨走爲能故民有破產以應之而勢不能禁者余切以爲必得長民者休養生息諸凡不急之徵無名之役非果涉大利害者一切力罷庶乎清淨寧一之治民有所賴而固有未能拔乎流俗而爲之者也乃今獲聞德言簡靜仁厚之治如此則德言者豈非篤於愛民利物如古所謂悃悞無華者耶是宜三君拳拳稱述不釋口而思有以張而大之也余聞德

言尊甫東岩先生隱德善教故其伯兄德某以進士官至都御史德某以進士官至參政而皆著惇厚剛方之譽於時蓋其家庭政譜傳之有素君方以是施於瀘陽而得於人遽如此異日論功序擢其名位之來又何患不追逐於伯兄乎庸書而俟之

海屋添籌圖序

海屋添籌圖者戶部主事資陽鄧君惟遠庸以祝其兩母之壽者也惟遠之言曰吾父起家鄉進士筮仕四十年以其餘力督課某輩至弘治庚戌明獲第春官而吾父告逝矣所籍以少慰風木之懷者惟嫡母

包暨吾母康強無恙耳蓋包母生吾兄景及弟昌而
吾母之視景昌包母之視明若出於一以是庭闈之
內怡怡愉愉情好可掬比者 天子覃恩明獲貶贈
於父而包母封孺人 龍章錦軸光賁幽明旣深自
慶幸 壽王之國 天子詛篤親親遣官從行而明
適承之又得取道親奉 恩命以加於包母而其誕
辰在 月 日屈指春秋蓋歷七十有四矣故繪是
圖以爲壽觴之獻余嘗究圖之說昔有三老人者問
年一人曰海水變桑田吾輒下一籌今已滿十籌矣
此其不經之談未足信顧人之愛其人者恒祝之以

壽如曰如岡如陵曰君子萬年是已夫人在穹壤間
亦一物耳自非天地日月之類則雖陵谷亦不能無
變遷况葦爾之身乎故人之壽有下中上踰是則止
未有巍然獨存視古今如一日者也而人之祝願者
乃欲至於無疆若所謂鐵杖所謂松鶴猶以爲未足
必曰如岡如陵爲至而又有添籌之說豈非以愛之
愈至而期之愈遠乎以愛於人者猶如此則於其親
又當何如此圖所以作而君子之所不廢也於乎自
凱風寒泉之詩作而世以子之樂其養者爲難自江
有汜之詩作而世以兩母之善於處者爲難而况親

踈爾我之相形則如休徵文通者又豈多得哉觀此
圖則兩母聖善之德三子孝友之情有未易以形容
者而惟遠又承 王命得以稱觴於介壽庭闈兄拜
前弟拜後雍容揖讓和氣充閭則由一方而天下豈
習見哉遂樂爲之序使世之事兩母者當有所則效
而爲兩母以視其子者當無分其劬勞之恩也

送楊君繼貞任靈臺序

今果輕乎哉古之人有謂與相爲始終者其言曰相
近乎君輔天子以出政化施德澤者也今近乎民承
天子之政化德澤而致於民者也故相賢矣而邑無

賢令則政化闕而不施德澤壅而不流然則令果輕
乎哉顧世之所以責之者甚輕而上之人所以自待
者太重於是令有所不爲天子之政化德澤空被諸
墻壁矣今之論守令者輒稱龔黃卓魯愚竊謂何代
無賢特所以求之者名存實爽爾即使四人者居今
之世其志未必能行與否也蓋今之世上之人類以
勢臨下而無古者忠厚近民長養成就之意而爲之
下者亦皆媮合取容考之四人者其治狀性行固在
大都溫良有讓忠厚剛毅力行教化躬率儉約視民
如子而已今之世可以是以施之而曰無其人焉可不

可也雖然信乎古者不可變於俗知其是者不可惑以非則有尚友四子者顧惟求吾職任之所在篤信力行不獲乎上必獲乎下不可得於身必得於後則庶幾克承天子之政化德澤而致於民矣吾友楊君繼貞成化甲午舉進士于鄉越二十年始卒業太學縮銅墨於靈臺繼貞忠信明察方讀書即不解徒掇拾糟粕以規一第凡所以治理之具皆刮剝致用者而乃僅得一邑令則靈臺之往殆如决江河以東注沛然有餘而非逐時好以取容者也然則明日秦隴之間有謂能承天子之政化德澤而致於民者必吾繼貞矣夫繼貞行凡大夫士之同鄉者屬余歌驪駒故序而俟之

南臺簡命詩序

內江王君行之爲御史滿三考聲績卓越會雲南按察司副使分鎮臨安者未得其人 上遂簡命以往諸縉紳各賦詩致贈題曰南臺簡命而退余序之夫副使之秩降其長僅一等蓋尊官也御史七品耳而一旦躡躋尊位若宜歆艷思彈貢禹之冠者然考行之素履則其守身不玷於冰蘖其莅政不泥於簿書故蹤跡所至霆詢飈發而風議所被奸諛震恐且不

激不耀人樂親焉故官評物論咸謂不貳臺省亦當
倅棘寺領藩臬以儲公卿之選否則非所以處行之
者乃遠出滇南何居或曰此非所以論於消息盈虛
之道也方今之勢士恒重內而輕外自非識道之士
鮮有不以長沙爲惡淮陽爲薄者而其外則又計邊
腹爲忻戚况滇南距京師數千里者乎

聖天子洞幽燭微故於遠服尤遴選偉望之士若曰
邊徼夷區之重不可與內地埒也則其勢自不待騰
口而靡軒輊於其間矣或曰君子之仕何常顧盡其
在我者耳在我之未盡雖內非榮苟盡焉外亦奚辱

古之賢哲在唐如宋廣平之風節如顏平原之忠烈
在宋如韓魏公之德度如范汝南之志量皆播列外
服群趨隊逐於庶僚中回視朝著之上若瞠乎其後
者然能竭忠殫慮褻然頽脫竟趨置天子左右以踐
元僚之位至今論弼亮之業者指不敢後倭焉

國家典則憲章古昔而公卿之召自外服其著者如
近時耿清惠年恭定薛文清輩不少則行之之往不
有重望繫於人乎庸詎知其不即召也亦盡其在我
而已矣余聞而韙之由前之言則見我 聖明用人
之機盖有持衡之勢焉由後之言則知君子律已之

道宜無往而不盡諸公之詩鏗金戛玉詞約意婉然
其大旨亦當不出乎此也庸以是弁諸首簡

送毋君寵之尹臨海序

蓬州毋君寵之舉進士觀政戶曹越明年拜臨海令
濱行同鄉縉紳屬余贈言寵之清才博學恒以予業
同經凡義理之疑似古人之賢否不鄙相質而商訂
焉其好賢下問若出於其性也臨海在台州附郭而
台州背山面江風氣完固賢豪相繼而出予嘗侍先
祖丞赤城見其士之游鄉校者恒重氣節而賤偷薄
若宦而歸者或有廉貪潔污之行則群議而衆咻之

曰某也賢某也不肖蓋雖稍知義理者其是非之辨
如黑白一二無毫髮爽也故予雖別去三十年景仰
嚮慕之懷猶一日則若茲往也雖不有言尚欲思所
以爲贈况重以諸君之請耶昔子賤爲單父宰而有
鳴琴之化孔子問之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
五人所友者十一人而猶以爲未足至謂此地有賢
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皆稟度焉然後以爲所
治者大則古人之治未有不資人之善也以寵之之
賢其未仕而資諸人者如此則其既仕而推以治人
能不自用也較然矣况又當賢豪所出之地其所事

所友者又豈止於單父耶其所稟度者亦豈無人耶則寵之之往予固可逆料其加於人一等也雖然予嘗聞風俗與政化相因則今日之臨海又未可知雖聖明御極薄海內外無二然一邑一郡其風俗之美惡固守令所係也則寵之所係又有大焉者乎然則予又將以臨海之風俗而卜寵之異日之政化也寵之其勗乎哉

送學士吳君克溫之任南京序

左春坊左中允吳君克溫被上命爲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濱行凡同舉進士爲同寮及同侍從

春宮者合錢都門外有作而言者曰世之仕者以近君爲榮而以遠爲不遇故有春明天涯之詠亦人情也君以學行純謹侍講經幄敷論踴暢色溫而氣和多開導之益館閣諸老先生而下咸噐之又被選旦夕侍皇太子講讀及纂脩史局茂著功效非但近君而已茲遷秩而南固非厭承明之廬者得無亦不釋然乎或曰此克溫之所樂而不可必得者也蓋古之仕者不出其鄉故於親無違離之憂即有之其定省之使信宿可達至其後也四方易地則養與仕始不可兼而南音越吟不勝其戚戚之懷矣克溫

方以是置念將圖歸覲焉其於進取非所汲汲者則
今之南都距其鄉不數舍可以時月奉親承歡於膝
下所得爲多計其心樂當無涯而何不釋然也或曰
古之仕者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宦而不以官之遲
速爲榮滯學士古館閣禁從之臣也今制叙遷自史
職不決兩任不得或有得者則視時遭遇及資望焉
耳如克溫之被簡拔可謂顯與速兩得之况南京今
留都也其事甚簡而學士益無吏事無職掌以克溫
之負氣英邁雅不好群趨隊逐於塵鞅間則茲往適
其性矣而抑安有不釋然者乎余趨而進曰是則有

然者惟學士所以代王言備顧問而資獻納爲

天子親信之臣在古所謂內相有同休戚之誼焉故
禮遇恩寵之加與公卿相埒至今猶然則克溫之往
豈獨以便於奉親安於適已爲得乎今天下固無事
薄海內外固寧謐然民物豈盡得所

朝廷之上豈盡無缺政天下之賢人君子豈盡効用
則克其奉親之心其於愛君也當無日不在念克
其適已之心其於憂國也當無日而可違於是而
膺前席之召樹不世之勲以慰吾儕之望則又安能
獨以爲樂而無少不釋然也克溫曰子之言其藥石

東川集卷之二
我於是席上諸君各賦詩爲別退余述以爲序

送濮君延芳丞南雍序

南京國子監丞缺國子助教當塗濮君延芳補之君初以鄉進士掌教山東之曹州勤於誘迪督率及門之士勃然知所趨向故未秩滿即陟掌教於萊郡又未滿陟國子助教故事領教事於郡邑者非秩滿不獲遷遷之蓋自君一時始然非有聲績卓越者亦未能與也君所至非徒能作人而又擅文譽故膺禮聘以執文柄者歷閩浙晉汴四省時稱得人則君之賢所以見器於人而驟升暴顯者固有自哉君濱行詞

林諸君於其子韶有察案之誼各賦詩送之詩有序則退余使從事昔蘇文忠公嘗曰天相人君莫大於以人遺之我國家肇基承統以來百四十年有奇矣上自公卿下洎百執事其經術之正文章之華政事之美所以篤棊一時之至治者項背相望是孰非天相我國家所遺哉顧其所以作而養之者則亦有道焉要亦不可誣矣里有社郡邑有學兩京有監凡所以誨迪升進之者無異道而其官之置則視郡邑而衆寡之而於兩監爲尤重蓋天子之學海內之士畢遊焉而又皆舉自郡邑以卒業者其士風治

化寔於此焉繫也故丞之置非外所有凡士之率教與否悉隸之而司成司業第總其要是其職雖主於教而有不專於教者存焉然則以延芳之清才懿學加以譽望如此焯焯宜乎公卿推擇

天子簡命豈叙遷者可倫擬哉則茲往也尚益以素所敷賁者擴而大之期於棟梁榱桷蔚然與歌俾異日論我 國家人材而推今日爲盛論今日人才而推南雍爲盛則豈徒謂天之所相而遺之者哉用是爲序固諸公咏歌之大旨也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二終